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七十六卷 鄭芝龍受撫

熹宗天啟七年六月，海寇鄭芝龍等犯閩山、銅山、中左等處。芝龍，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。芝龍父紹祖，為泉州庫吏。蔡善繼為泉州太守，府治後衙，與庫隔一街相望。芝龍時□歲，戲投石子，誤中善繼額，善繼擒治之，見其姿容秀麗，笑曰：「法當責而封。」遂釋之。不數年，芝龍與其弟芝虎流入海島顏振泉黨中為盜。後振泉死，眾盜無所統，欲推擇一人為長，不能定，因共禱於天。貯米一斛，以劍插米中，使各當劍拜，拜而劍躍動者，天所授也。次至芝龍，再拜，劍躍出於地，眾咸異之，推為魁。縱橫海上，官兵莫能抗。始議招撫，以蔡善繼嘗有恩於芝龍，因量移泉州道，以書招之。芝龍感恩，為約降。及善繼受降之日，坐戟門，令芝龍兄弟囚首自縛請命。芝龍素德善繼，屈意下之，而芝虎一軍皆嘩，竟叛去。六年春，遂據海島，截商粟。閩中大饑，望海米不至，於是求食者多往投之。七月，劫商民船，勢浸大。其黨謀攻廣東海豐嵌頭村以為穴。芝龍乃入閩，泊於漳浦之白鎮，時六年□二月也。巡撫朱一馮遣都司洪先春率舟師擊之，而以把總許心素、陳文廉為策應，鏖戰一日，勝負未決。會海潮夜生，心素、文廉船漂泊失道。賊暗度上山，詐為鄉兵，出先春後。先春腹背受敵，遂大敗，身被數刃。然芝龍故有求撫之意，欲微達於我兵，乃舍先春不追，獲盧游擊不殺。又自舊鎮進至中左所，督帥俞咨臯戰敗，縱之走。中左人開城門求不殺，芝龍約束麾下，竟不侵擾。警報至泉州，知府王猷知其詳，乃曰：「芝龍之勢如此，而不追、不殺、不焚掠，似有歸罪之萌。今剿難猝滅，撫或可行，不若遣人往諭，退舟海外，仍許立功贖罪，有功之日，優以爵秩。」興泉道鄧良知從之，遣人諭意。懷宗帝崇禎元年春正月，工科給事顏繼祖劾福建總兵俞咨臯下獄。初，巡撫朱欽相招撫海寇楊六、楊七等，鄭芝龍求返內地，楊六給其金不為通，遂流劫海上。繼祖上言：「海盜鄭芝龍生長於泉，聚徒數萬，劫富施貧，民不畏官而畏盜。總兵俞咨臯招撫之議，實飽賊囊。舊撫朱欽相聽其收海盜楊六、楊七以為用。夫撫寇之後，必散於原籍。而咨臯招之海，即置之海，今日受撫，明日為寇。昨歲中左所之變，楊六、楊七杳然無蹤，咨臯始縮舌無辭，故閩帥不可不去也。」疏入，逮咨臯下於理。

三月，禁漳、泉人販海。芝龍縱掠福建、浙江海上。

六月，兵部議招海盜鄭芝龍。

九月，鄭芝龍降於巡撫熊文燦。工科給事顏繼祖言：「芝龍既降，當責其報效。」從之。

二年春二月，海盜李魁奇伏誅。魁奇本鄭芝龍同黨，芝龍忌之，擊斬粵中。

夏四月，廣東副總兵陳廷對約鄭芝龍剿盜，芝龍戰不利，歸閩。不數日，寇大至，犯中左所近港，芝龍又敗，寇夜薄中左所。

四年春正月，上召廷臣及各省監司於平臺，問福建布政使吳暘、陸之祺：「海寇備禦若何？」暘曰：「海寇與陸寇不同，故權撫之。但官兵狃撫為安，賊又因撫益恣，致數年未息。」上曰：「前撫李魁奇，何又殺之？」暘曰：「魁奇非鄭芝龍比，即撫終不為我用。今鍾斌雖撫亦反側，不可保也。」上問：「實計安在？」祺曰：「海上官兵肯出死力，有司團練鄉兵，多設火器，以守為戰，剿之不難。」上問巡撫熊文燦，暘曰：「文燦才膽俱優，但視賊太易，故前有吉了之敗。」祺曰：「鍾斌與鄭芝龍勢不兩立，七月間滅擾福州，撫臣計誘往泉州。前聞撫臣同芝龍討賊，僇其兄，賊遁去。」問廣東布政使陸問禮，對曰：「廣東海寇俱自福建至，舟大而多火器，兵船難近。但守海門，勿令登陸，則不為害。」

五年冬□一月，海盜劉香老犯福建小埕，游擊鄭芝龍擊走之。

六年夏六月，海盜劉香老犯長樂。

七年夏四月，海盜劉香老犯海豐。

□二月，總督兩廣熊文燦奏：「道將信賊自陷。」時文燦令守道洪雲蒸、巡道康承祖、參將夏之木、張一傑往謝道山招劉香老被執。上以賊渠受撫，自當聽其輸誠，豈有登舟往撫之理。弛備長寇，尚稱未知，督臣節制何事？命巡按御史確核以聞。已，令文燦戴罪自效。

八年夏四月，福建游擊鄭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於田尾遠洋。香老脅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，雲蒸大呼曰：「我矢死報國，亟擊勿失。」遂遇害。香老勢蹙，自焚溺死，康承祖、夏之木、張一傑脫歸。

八月，香老家屬六□餘人，部屬千餘人至黃華，降於溫處參軍。

□三年秋八月，加福建參將鄭芝龍署總兵。芝龍既俘劉香老，海氛頗息，又以海利交通朝貴，寢以大顯。

□六年冬□一月，設南贛兵三千，以副總兵鄭鴻逵統之。

□七年春正月，前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薦副總兵鄭鴻逵緩急可用，詔益南贛兵二千，命鴻逵鎮守。踰年，鴻逵以舟師守鎮江，我清兵南下，潰歸，鄭芝龍降。

谷應泰曰：

海上亡賴奸民，多相聚為盜，自擅不討之日久矣。蓋以魚鹽蜃蛤，商舶往來，剽掠其間者累千金。利則乘潮上下，不利則嘯聚島中，儼然以夜郎、扶餘自大，東南邊徼，益騷然苦之矣。

泉州人鄭芝龍，筮庫之子也。年未弱冠，為海寇顏振泉所掠。振泉愛芝龍狀貌，因有寵。泉死，眾推為魁。然而龍特饒智數，桀黠喜持兩端，其他無絕殊者。方其侵暴外洋也，輸金於楊六，緩迫於洪先春。黃巾未破於曹公，赤眉約降於光武，其持兩端者一也。及其受撫內地也，私門則勇於魁奇，公戰則怯於廷對。殺陳于於泚水，縱匡術於石頭，其持兩端者二也。又若擁兵閩、越，援立外藩，定策功高，闔門橫玉。而乃陰懷首鼠，百計沮軍。滹沱既未合兵，東吳豈能遽下。居異人為奇貨，以澶淵為孤注，其持兩端者三也。又若關門既下，釋甲入臣，居第京師，招搖海上，曾無麟閣之功，但比遼東之豕。隗囂侍子而身返於外，延之在臺而子更舉兵，其持兩端者四也。

夫奉先之失，在於去就輕脫，故依建陽則背建陽，依董卓則背董卓。牢之之敗，在於天性反覆，故附道子則反道子，附元顯則反元顯。今芝龍以盜賊之雄，挾遨遊之智，而鷹眼不化，狼心已成。身在樊籠之中，志存江湖之上。一旦緩急，可得信乎？然予又佐崇禎之初，芝龍既撫，銳意行金，織皮丹珀，來自賈胡，明珠文犀，至皆兼兩。是以薦剡頻上，爵秩屢馳，坐論海王，奄有數郡。人但知元龜象齒，都自淮來，而不知寶玉大弓，原從魯竊。若能卻盜泉之水，則不至奪君子之器矣。說在孔子之對康子也。